

陈支平 周雪香 主编

华南客家族群追寻与文化印象

Huonan Kejia Zuqun Zhuixun Yu Wenhui Yinxiang

何谓客家？何谓客家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在学术界存在严重争论。影响所及，小至于对某一人物之是否为客家而激辩不休，如国父孙中山先生之出身即是一例，大至于对客家构成的成分和渊源历史都存在重大歧见……



陈支平 周雪香 主编

华南客家族群追寻与文化印象

Huinan Kejia Zugun Zhuixun Yu Wenhua Yinxiang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南客家族群追寻与文化印象/陈支平,周雪香主编.

合肥:黄山书社,2005.12

ISBN 7-80707-170-2

I. 华… II. ①陈…②周… III. 客家—民族文化—研究—华南地区 IV. 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0982 号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

社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7 层(230063)

印装:安徽省地质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400 千

版次: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0.00 元

前言

“客家人”是华南地区汉民族的一个重要民系。自改革开放以来,“客家学”研究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论著不少。

然而,“客家学”自上一世纪 80 年代兴起之日起,就掺杂着太多社会功利的羁绊。就大陆的情景而言,多少隐含着联络海内外客家人促进家乡经济建设的意味在其中;而在隔岸台湾岛,由于某些政治集团的推波助澜,客家学研究又或多或少地成为争取族群利益乃至政治定位的一种工具。

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里,人们对于所谓的“客家学”,自然允许有着不同视野的解读。然而如果要从“学术”的层面来建构“客家学”,那么就应当尽可能地排除来自社会、政治、经济等不同方面的干扰。只有这样,“客家学”才能够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厦门大学一班热心于“客家学”研究的同仁们,正是基于这样

的学术追求,多年来坚持不懈,或钻进古书堆,爬梳资料;或深入田野,访谈调查。日积月累,有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大家分头研究,各成篇章,汇集起来,就成了这本书。

尤为难得的是,台湾许多志同道合的学者们,始终与我们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两岸学者经常交流研究心得,切磋疑难问题。我们的共同心愿,就是把“客家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学术层面。

这些心愿,我们都落实在这部书里面了。正因为这是学术的追求,我们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同好们来参加这样的探索,并且对于这部书里论述的问题,提出宝贵的鼓励和批评的意见。

陈支平

2005年2月

目 录

从人类学视野试析客家族群的特征	谢 剑	1
客家的历史、文化和语言	李如龙	19
论客家话的来源——兼论客畬闽关系	邓晓华	30
清末民初潮嘉民众关于“客家”的观念 ——以《岭东日报》的研究为中心	陈春声	49
漳州民间谱牒与民系来源调查	林嘉书	65
从土地崇拜看环境伦理 ——以台湾苗栗客家人社区为例	潘朝阳	84
客家宅院检视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实践 ——以梅县丙村温家、屏东佳冬萧宅、 新竹新埔刘宅为例	邱荣裕	108
从族谱资料看客家人向闽南漳州的迁移历史	陈支平	130
从永定高头江氏族谱所见	江太新	147
中华彭姓客家人的源流、始祖、流布	吴建华	157

华南客家族群追寻与文化印象

族群互动中的族群认同——动荡中的客家族群与族群意识	
——粤东潮客村落的研究·····	周大鸣 203
台湾客家移民面面观·····	范明焕 217
有关畲汉通婚的谱牒资料辑说·····	郭志超 248
晚清客家社区精英与地方社会的整合	
——以闽西培田村为例·····	张侃 278
从两岸客家民居的特征看客家文化的变迁	
——以围龙屋建构为重点分析·····	房学嘉 301
台湾文学反映的	
客家社会结构和民性特征·····	朱双一 312
客家英杰张振勋与清末民初中国实业发展·····	陈争平 334
中华传统文化与客家的英雄精神·····	徐学 345
福建武平中山镇社会自愿组织的变迁·····	石奕龙 359
族群意识的淡化与凸显	
——武平中山镇军客互动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	董建辉 381
客家社会大伯公信仰在东南亚的发展·····	郑志明 395
从客家族谱所见的两个史实问题·····	陈支平 417
张化孙及其后裔在闽粤台播迁·····	蓝赞玉 林守明 424
明清闽西粤东北地区人口向外流动的原因和影响·····	
·····	周雪香 435
畲、客“郎名”源自中原汉族·····	董建辉 464

从人类学视野试析客家族群的特征

谢 剑

一、问题的提出

何谓客家？何谓客家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在学界存在严重争论。影响所及，小至于对某一人物之是否为客家而激辩不休，如国父孙中山先生之出身即是一例（林家有，1994：827～838），大至于对客家构成的成分和渊源历史，都存在重大歧见，例如林嘉书（1994：1～24）对客家为迟来的南迁中原居民说之质疑，及房学嘉（1994：7～20）对客家“生命共同体”起源和成分的追溯大异于一般论点，都是具体的例证。然而事实不容否认，客家作为一个族群（ethnic group），并具有一系列的族群特征（ethnicities）确是事实。

本文主旨在于回避某些对客家既有的定义、界说乃至成见，拟从人类学观点，分析若干涉及客家的问题，例如客家族群定义之

类,进而从客家文化中推衍出一系列的族群特征,以之作为了解客家族群之钥。换言之,目的是摆脱定义和界说之类的局限,欲从这一系列,而不是某一单项的族群特征,深入了解客家族群及其文化。因此,本文在结构上可以划分为以下的部分:

一、问题的提出:说明撰写本文的动机和目的。

二、客家定义:简介学术界最为流行的若干定义及其问题。

三、族群分析:先从与人类学有关族群的界定着手,并说明应用在客家族群的困难。

四、族群特征:通过人类学上文化的主位研究(emic)及客位研究(etic)双重途径的定义比对,推衍出客家族群一系列的族群特征,包括中原性、开创性、凝聚性、能动性、融合性、可教性、自卫性及平权性等,作为重要参证。当然,本文此举,未必能代表客家族群及其文化的全象,但此处借用人类学上的文化形貌(cultural configuration)一词^①,是要从具象推衍出抽象,并以之作为工具性的概念,再来验证客家族群及其文化。

五、总结检讨:整理本文的重要观点并作理论性的检讨。

在方法上,主要是依赖文献分析,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中,作者在客家原乡广东梅县所从事的田野研究。由于田野工作的范围极为有限,而客家族群分布辽阔,不周之处尚希高明指证。

① 此处的形貌一词,是借心理人类学者 R. Benedict 在《文化模式》(1934)中所使用的概念,把特定文化比拟于特定人格。本文无意遵循此一心理学上的极端作法,只是希望经由对客家的族群特征之探讨,以凸显客家及其文化。

二、客家定义

何谓客家？这是一个看似容易，但却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虽然华南有土、客之争，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①，而在许多来华的传教士之中，一鳞半爪也观察到客家及其文化的某些形象，但多由于本身的立场或条件的限制，率多偏颇而欠客观真实。例如说：^②

客家人比城里人勇敢，富有特立独行的精神，渴爱自由。……客家人确是中华民族里最显著、最坚强有力的一派，他们的由来迁徙，种种经历，确替他们养成一种爱种爱家的心理，同仇敌忾的精神……（G. Campbell）

又如说：

他们是今日“中华民族里的精华”。他们的毅力，爱清洁的习惯，对于妇女的尊重，和教育程度的卓越，都是他们的特点。（E. Huntington）

后者还引用了进化论“汰弱留强”的假设，认为客家人在长期迁徙过程中，历经艰困，也只有强者才能存活下来。

以上都是比较正面的看法。但也有另一面的看法，如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西人乌耳葛德（R. D. Wolcott）所编《世界地理》一书，于广东条下竟谓：^③

① 例如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邻近香港之惠州府和平县人徐旭曾口述，由其门生韩某记录，载于《丰湖杂记》一书，记述有关客家意识及本地与客家械斗的情况，似可视作近代客家研究之创始（郑德华 1992）。

② 转引自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1989 年，第 1-2 页。

③ 转引自黄石华：《香港客家人士之贡献与成就》，收入丘权政主编《中国客家民系之研究》，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2 年，第 378-379 页。

其山地多野蛮部落,如客家等是。

总之,这类记载都只是片面印象,很难以之界定客家族群。学术上比较周延的定义例如前辈历史学者罗香林(1933:第一章)所作,谓:

从客家住地各方志所载,其地户口宋时主客分列之史实观察,亦可推知客家先民的迁徙运动在五代或宋初是一种极其显著的事象,“客家”一名亦必起于是时。

他又说(1950:41~42):

至于客家名称由来,则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南齐书(vii)州郡志》云:“南袁州,镇庆陵。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大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民上有司,为‘给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客”的称谓,虽说由来已早,然其民系的系统构成,则当如上述的在五代以后。

类似的说法极多,有学者收集了九则客家定义(刘佐泉,1991:132~133),率多基于史事、语音或地理分布。其中纠缠于史事者最多,而罗氏的“给客制度”说更招致很大疑惑(谢重光,1995:4~6;房学嘉 1994:1~4;刘佐泉 1991:133;林嘉书 1994:2)。因此,本文作者认为,在界定客家时史事固然重要,但所涉主要是在族源,且辗转抄录如无新的证据,往往蹈入义理之争而无补于实际。倒是前引早年 Hungtington 的说法倒确实掌握了某些客家的族群特征,惜未深入作出建构性的通则,这是时空境遇使然。再说,即以广泛被视作客家重要族群特征之一的客家语言,不仅有历史上因迁徙先后在同一地区形成不同语言层次,甚至因地理上的分布,因长期孤立和外围其它族群的频繁互动,乃至丧失自己语言的情况,但却仍保有强烈的族群认同。例如四川中部大足县,客语已融合于当地方言之中,但部分乡民仍认为自己是客家人(孙晓芬,2000:56)。

三、族群定义

Ethnic group(族群)及由此引申的 ethnicity(族群特征)两个术语,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人类学上广泛使用(T. Barfield 1997:152)。前者最简单的界定是(同上书):

是指某一人群,假是都是属于相同的文化,特别是相同的语言,尤其是这一文化和语言是无改变地代代相传。

如果以这一定义来界定客家族群,不足之处至少有三:其一是语言不足为凭,如上列四川大足的例证。二是客家分布极广,因地域不同所带来的文化差异也大,尤其是华南山陵起伏,所谓“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应是常态。^① 三是因为迁徙关系,客家文化不可能“无改变地代代相传”,新迁一地他们必须面对新的形势,在文化上作出调整。^②

上引 T. Barfield 所编《人类学辞典》(1997)中的“族群”定义过于简略。

下面首先对人类学中应用颇广,也是讨论极多的, F. Barth (1969:11~13)所作的“族群”定义进行探讨。F. Barth 一反传统的看法,反对仅以一系列的文化元素清单来界定“族群”。他认为:^③

① 以作者个人田野工作的体验,同样是基于防卫性考量,粤北接近瑶族地区的客家碉楼、粤东地区的围龙屋和闽西地区的圆楼,三者差别极大。这只是文化在建筑方面所呈现的一面,其它如语言、信仰等差异更大(又参看方拥,1994:443~451)。

② 父权父系可以说是汉人社会结构中常态,客家亦不例外。但在作者在粤东梅县的田野工作中,某姓祖祠中所供奉的创始人并非“祖公”而是“祖婆”(参看谢剑、房学嘉,1999:40~41、50)。

③ 此段译文引自李威宜,1999:12)。

人群之间建立了边界,便形成了“族群”团体,它可视为一种组织形式,是文化的负载单位,就像一种容器可以负载各种的内涵物。

说得更明白一点,族群是一种组织类型,是一个文化的负载单位,而文化内涵只是族群团体的产物,不是根源。人们是在互动时分别我群与他群的差异性,形成“自我归属”(self-ascription)及“他人归属”(ascription by others)的区分,因此,文化内涵物的特征也就具备“族群分类范畴”的特性了。换言之,族群研究的重点不在文化内涵的探究,而是在人们互动时所认定的人我区分的边界——族群分类范畴。即使在互动过程中,某一族群所负载的文化内涵不断改变,只要人我区分仍在,则不会改变族群认同与边界辨别。

以 Barth 对族群所做的这一定义检验客家,在较小范围之内确有这一在互动中形成人我边界区别的现象。例如作者(谢剑,1981:71~76)20世纪70年代末在香港新界从事田野工作时发现,不仅客家与本地广府人之间存在“边界”区别,甚至在新、旧客之间也有无形的界线区分。这是特定时空人群互动的结果,无关文化内涵。但就较广的范围来说,客家毕竟是客家,无论来自东非的马达加斯加或大洋洲的千里达,客家人最珍惜的还是 Barth 所不重视的历史根源(详下节)。

再看看北非的英国人类学者 A. Cohen(1969:~2)提出过有关族群形成的双向理论,即“去部落化”或“再部落化”。他发现北非新兴国家的社会文化变迁存在一些矛盾现象,其一是去部落化,即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现实而采取外来强势群体的文化习俗,乃至否定自我而彻底接受新的文化。这一倾向也见于西非的新兴国家:都市化过程中部落极力迎合外来文化,从衣食到休闲,以沾染外来色彩为荣,尽可能和原部落划清“界线”,形成新的族群表征(Little 1965:11)。与之相对应的是所谓再部落化,即在遭强势族群

文化的冲击之后,为了对抗新的形势,藉认同它自己的传统文化习俗和拥抱传统规范及意识形态,以加强其原有的族群特征。

以此检验客家,上述的两种趋势都不能得到印证。相反,客家文化在特定的境遇中,会作出调整以适应新形势。它既不会放弃所有原来的文化特质以迎合新的、外来文化,如客谚所说“宁卖祖宗田,不失祖家言”就是对客家语言的执著,也不会墨守成规,不能应对强势文化,例如星、马等地的客家社团三十年来在领袖结构上的改变,以专家、学者和贸易商,取代旧时的文人和小商人,俾能获得更大的发展(谢剑,2000:694~696)。甚至同在香港新界这一特定环境中,相对于原居该地的其它族群而言,后来的新客采取了不同于他们的另一种生计模式,以避免正面竞争(谢剑,1981:66~67)。换言之,客家自有其意识中“文化构成的行为环境”(culturally constituted behavioral environment)^①,调整其文化后作出新的适应,而不必是Cohen双向论中的任何一种趋向。

而早期社会学者M. Weber(1968:385)认为族群认同是植根一种共同的传袭(descent)^②。因为在人类学上,传袭一词是指血缘关系的继嗣,也因此有可能把问题导向了生物和遗传领域,而离开了社会和文化面,故较少引起注意。此处可以存而不论。

在以马克思主义为理念的国家,如前苏联、中国大陆、越南等,使用民族(nationality)一词,其意义有等同族群之处,注重的也是文化特点。所不同的是,民族识别多由官方决定,且一经识别就成

① 参看 E. Bourguignon(1972:68~72)。他以 Zaire 某一森林地区为例,同一自然环境,不同族群因历史环境不同,孕育出各自意识中不同的“文化所构成的行为环境”(culturally constituted behavioral environment)各有不同的适应方式。

② 例如有人类学辞典认为,“继嗣是一种传社会关系的方法,计算上一代至下一代的亲属关系”(Barfield 1997:111~112)。

为永久标帜,不可以改变。由于官方认定客家、蛋民等都只是汉民族的支系,未能符合构成民族的条件,因此不归入单一的民族(谢剑,1997)。^①但作者认为这只是政治上的考虑,从学术而言客家确实是一个很独特的群体,应可列入族群这一范围之内。

最后,我们考查一个最重要的族群定义。

人类学者 C. Geertz (1973:264) 认为,族群及族群特征是指形成某一群体认同的“原生性质”(primordial quality),后者是一系列的文化特色,包括语言、宗教信仰等,它们经久不变并以之与其它群体相区别。在他看来,族群特征是辨别不同群体的基本差异,他所强调的是在探讨时得放大视野,去追溯它们的“原生基础”(primordial basis)。此外,他认为在传统社会走向新兴国家时有两股对抗的力量:其一是期待成为一个可辨识的具备特定愿望、行动希望等责任的中介体(agent);其一是期待进步的生活水准、有教养的政治秩序与社会正义的动机要求。亦即是原生观(primordial sentiments)与市民观(civil sentiments)的冲突,说明在新兴国家之中,人们依旧以血缘、种族、语言、地域、宗教及其它传统因素,作为不可抗拒的原生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s)。

在前述族群定义中,Geertz 便用了 primordial quality、primordial basis、primordial sentiments 及 primordial attachment 等术语,由此可见他对 primordial 这一形容词的执著。英文 primordial 一词的原意是“来自初始的存在”^②,语意笼统,但却极具包含性和概括性。作者认为以之来界定客家,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理由是客家确有对 primordial 的重视。

① 中国大陆是根据斯大林的说法,以共同居处、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计及因文化所形成的共同心理特质,作为界定“民族”的标准(谢剑 1997)。

② 原文是“in existence at or from the beginning.”参看《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1970, Hong Kong)。

四、族群特征

从人类学角度探讨了各家有关“族群”一词的定义,及其与客家研究的意涵之后,作者认为与其欲为客家这一族群下一周延的界说,不如分析其族群特征。因为后者是指“任何人群以此作为认同或标识,或明或暗来与其它群体加以区别”(Seymour - Smith 1986:95)。这一说法或稍嫌含糊,但人类学者 N. Constable (1994: 76)在研究台湾客家认同的建构时,采取了类似 Geertz 的“原生感情联系”的概念。他认为:

族群特征是人类学者所公认(某一群体)基于真实或想像的共有历史或祖系。(括号内的字系作者所加)

结合这两者的说法,下文中,作者拟探索某些客家的族群特征。

甲、中原性(Chineseness)

此处作者借用前述 Geertz 的“原生基础”概念。构成客家原生基础的主要支柱莫过于其中原性了。从抽象到具象,不只是概念上认为自己来自中原,是“真正的中国人”(罗香林,1950:13),而且还表现在族谱、堂号、对联,乃至特有的汉剧之中。^① 虽国人好古,但未有如客家之执著者。20 世纪 70 年代中在新加坡海峡一个被称之为“无名”(Umin)荒岛的见闻,客家每户必立祖灵牌位和注明堂号,如“陈氏颖川堂”之类,给作者的印象深刻之极。

① 例如汉剧中的道白,很多都是以北方官话进行的。

乙、凝聚性 (solidarity)

凝聚团结,是客家另一项族群特征。例如客家人迁徙时不仅举族共行止,甚至有时负祖先遗骸同行,像梅县松口《钟氏族谱》的记载(罗香林,1933:65),这是外人所不易理解的。

丙、适应性 (adaptability)

人类学常说人类 (*Homo sapiens*) 是动物中最能适应的物种 (*species*), 冷到北极圈 (爱斯基摩人), 热到卡拉哈里 (Karahari) 沙漠 (布须曼人 (*Bushmen*)), 都有人类的足迹。但作为一个单一的族群, 未有如客家者, 其分布之广, 可以说是举世无匹。或谓盎格鲁·撒克逊人又如何? 不错, 他们作为一个单一的族群, 在北美、澳洲和纽西兰等地开拓了辽阔的殖民地, 至今仍发生绝对性的影响力, 但他们的事业毕竟有赖本国政府以坚船利炮作为后盾。相对来说, 客家人远至东非的马达加斯加, 西到美洲的千里达、哥斯达黎加、阿根廷, 都有他们建立起来的社区 (林烈豪, 1999:95), 他们凭借的是刻苦耐劳的精神, 不是强取豪夺, 而是积极与当地人合作。总之, 这是一种和平的移民模式。

丁、开创性 (creativity)

以作者所研究的新、马客属社团为例, 20 世纪 70 年代时已经很乐观, 尤其是地缘和血缘组织。当时就有研究者预测 (吴华, 1973:1~2):

血缘性及地缘性的组织, 至今已到了“饱和点”了。……今后, 华人的传统组织的前进如何? 这是一个值得注视的问题。

他又引用新加坡英文报纸的看法, 认为“民间氏族团体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起不了作用”(同上书), 原因是中国大陆的新移